

我的兄弟姐妹

羊羽 著

哈尔滨出版社

ISBN:7-80699-439-4

书 名:我的兄弟姐妹

作 者:羊羽

出 版 社: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7月

开 本:16开

中图分类号:I266

定 价:25.00元

弟 兄

• 鲁 迅

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地谈家务。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也只得住口。久之，他抬起紫涨着的脸来了，还是气喘吁吁的，说：“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他生着几根花白胡子的嘴唇还抖着。“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

“你看，还是为钱，”张沛君就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一样都？……”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有呢。”益堂说。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那——里……”益堂摇头说。

“这大概也怕不成。”汪月生说，于是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他们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益堂说。

“令弟仍然是忙？……”月生问。

“还是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

“我看这倒该小心些，”月生郑重地说，“今天的报上就说，现在时症流行……”

“什么时症呢？”沛君吃惊了，赶忙地问。

“那我可说不清了。记得是什么热罢。”

沛君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

“真是少有的，”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向着秦益堂赞叹着，“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说是折在公债票上的钱不能开公账……”益堂将纸煤子插在纸煤管子里，恨恨地说。

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不久就被沛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说话有些口吃了，声音也发着抖。他叫听差打电话给普梯思普大夫，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而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于是迎了出去，只见他脸色青青的站在外面听听差打电话。

“怎么了？”

“报上说……说流行的是猩……猩红热。我……我午后来局的时候，靖甫就是满脸通红……已经出门了么？请……请他们打电话找，请他即刻来，同兴公寓，同兴公寓……”

他听听差打完电话，便奔进办公室，取了帽子。汪月生也代为着急，跟了进去。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他胡乱点着头，说。

“你去就是，局长也未必来。”月生说。

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已经奔出去了。

他到路上，已不再较量车价如平时一般，一看见一个稍微壮大，似乎能走的车夫，问过价钱，便一脚踏上车去，道，“好。只要给我快走！”

公寓却如平时一般，很平安，寂静；一个小伙计仍旧坐在门外拉胡琴。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觉得心跳得更利害，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又热得炙手。

“不知道是什么病？不要紧罢？”靖甫问，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

“不要紧的，……伤风罢了。”他支吾着回答说。

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预感。这思想更使他不安，立即走出，轻轻地叫了伙计，使他打电话去问医院：可曾找到了普大夫？

“就是啦，就是啦。还没有找到。”伙计在电话口边说。

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白问山却毫不介意，立刻戴起玳瑁边墨晶眼镜，同到靖甫的房里来。他诊过脉，在脸上端详一回，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便从从容容地告辞。沛君跟在后面，一直到他的房里。

他请沛君坐下，却是不开口。

“问山兄，舍弟究竟是……？”他忍不住发问了。

“红斑痧。你看他已经‘见点’了。”

“那么，不是猩红热？”沛君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

他已经糊涂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竟请白问山开了药方，从他房里走出；但当经过电话机旁的时候，却又记起普大夫来了。他仍然去问医院，答说已经找到了，可是很忙，怕去得晚，须待明天早晨也说不定的。然而他还叮嘱他要今天一定到。

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

起来。他坐着，却似乎所坐的是针毡；在夜的渐寂静中，在他的翘望中，每一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更使他听得分明，有时竟无端疑为普大夫的汽车，跳起来去迎接。但是他还未走到门口，那汽车却早经驶过去了；惘然地回身，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

突然一声乌鸦叫。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那古槐上就有三四个乌鸦窠。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靖甫的房里时，见他闭了眼躺着，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但没有睡，大概是听到脚步声了，忽然张开眼来，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怆地发闪。

“信么？”靖甫问。

“不，不。是我。”他吃惊，有些失措，吃吃地说，“是我。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他还没有来……”

靖甫不答话，合了眼。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一切都静寂，只听得病人的急促的呼吸声，和闹钟的札札地作响。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罢，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对面的寓客还没有回来，照例是看戏，或是打茶围①去了。但夜却已经很深了，连汽车也逐渐地减少。强烈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得纸窗发白。

他在等待的厌倦里，身心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下来了，以至于不再去留心那些汽笛。但凌乱的思绪，却又乘机而起；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后事怎么办呢，连买棺木的款子也不够，怎么能够运回家，只好暂时寄顿在义庄②里……

忽然远远地有一阵脚步声进来，立刻使他跳起来了，走出房去，却知道是对面的寓客。

“先帝爷，在白帝城……”③

他一听到这低微高兴的吟声，便失望，愤怒，几乎要奔上去叱骂他。但他接着又看见伙计提着风雨灯，灯光中照出后面跟着的皮鞋，上面的微明里是一个高大的人，白脸孔，黑的络腮胡子。这正是普悌思。

他像是得了宝贝一般，飞跑上去，将他领入病人的房中。两人都站在床面前，他擎了洋灯，照着。

“先生，他发烧……”沛君喘着说。

“什么时候，起的？”普悌思两手插在裤侧的袋子里，凝视着病人的脸，慢慢地问。

“前天。不，大……大大前天。”

普大夫不做声，略略按一按脉，又叫沛君擎高了洋灯，照着他在病人的脸上端详一回；又叫揭去被卧，解开衣服来给他看。看过之后，就伸出手指在肚子上去一摩。

“M e a s l e s ……” 普悌思低声自言自语似的说。

“疹子么？”他惊喜得声音也似乎发抖了。

“疹子。”

“就是疹子？……”

“疹子。”

“你原来没有出过疹子？……”

他高兴地刚在问靖甫时，普大夫已经走向书桌那边去了，于是也只得跟过去。只见他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拉过桌上的一张信笺，从衣袋里掏出一段很短的铅笔，就桌上飏飏地写了几个难以看清的字，这就是药方。

“怕药房已经关了罢？”沛君接了方，问。

“明天不要紧。明天吃。”

“明天再看？……”

“不要再看了。酸的，辣的，太咸的，不要吃。热退了之后，拿小便，送到我的医院里来，查一查，就是了。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外面，写上名字。”

普大夫且说且走，一面接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里，一径出去了。他送出去，看他上了车，开动了，然后转身，刚进店门，只听得背后 g o、g o 的两声，他才知道普悌思的汽车的叫声原来是牛吼似的。但现在是知道也没有什么用了，他想。

房子里连灯光也显得愉悦；沛君仿佛万事都已做讫，周围都很平安，心里倒是空空洞洞的模样。他将钱和药方交给跟着进来的伙计，叫他明天一早到美亚药房去买药，因为这药房是普大夫指定的，说惟独这一家的药品最可靠。

“东城的美亚药房！一定得到那里去。记住：美亚药房！”他跟在出去的伙计后面，说。

院子里满是月色，白得如银；“在白帝城”的邻人已经睡觉了，一切都很幽静。只有桌上的闹钟愉快而均匀地札札地作响；虽然听到病人的呼吸，却是很调和。他坐下不多久，忽又高兴起来。

“你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遇到了什么奇迹似的，惊奇地问。

“……”

“你自己是不会记得的。须得问母亲才知道。”

“……”

“母亲又不在这里。竟没有出过疹子。哈哈！”

沛君在床上醒来时，朝阳已从纸窗上射入，刺着他朦胧的眼睛。但他却不能即刻动弹，只觉得四肢无力，而且背上冷冰冰的还有许多汗，而且看见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孩子，自己正要去打她。

但这景象一刹那间便消失了，他还是独自睡在自己的房里，没有一个别的人。他解下枕衣来拭去胸前和背上的冷汗，穿好衣服，走向靖甫的房里去时，只见“在白帝城”的邻人正在院子里漱口，可见时候已经很不早了。

靖甫也醒着了，眼睁睁地躺在床上。

“今天怎样？”他立刻问。

“好些……”

“药还没有来么？”

“没有。”

他便在书桌旁坐下，正对着眼床；看靖甫的脸，已没有昨天那样通红了。但自己的头却还觉得昏昏的，梦的断片，也同时闪闪烁烁地浮出：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赞颂……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

他因为这些梦迹的袭击，怕得想站起来，走出房外去，但终于没有动。也想将这些梦迹压下，忘却，但这些却像搅在水里的鹅毛一般，转了几个围，终于非浮上来不可。

——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他跳在神堂④上……那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知道他们是都来攻击他的……

——“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他听得自己这样说。

——荷生就在他身边，他又举起了手掌……

他忽而清醒了，觉得很疲劳，背上似乎还有些冷。靖甫静静地躺在对面，呼吸虽然急促，却是很调匀。桌上的闹钟似乎更用了大声札札地作响。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伙计送药进来了，还拿着一包书。

“什么？”靖甫睁开了眼睛，问。

“药。”他也从惛恍中觉醒，回答说。

“不，那一包。”

“先不管它。吃药罢。”他给靖甫服了药，这才拿起那包书来看，道，“索士寄来的。一定是你向他去借的那一本：《Sesame and Lilies》⑤。”

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过了一会，高兴地低声说：

“等我好起来，译一点寄到文化书馆去卖几个钱，不知道他们可要……”

这一天，沛君到公益局比平日迟得多，将要下午了；办公室里已经充满了秦益堂的水烟的烟雾。汪月生远远地望见，便迎出来。

“嚯！来了。令弟全愈了罢？我想，这是不要紧的；时症年年有，没有什么要紧。我和益翁正惦记着呢；都说：怎么还不见来？现在来了，好了！但是，你看，你脸上的气色，多少……是的，和昨天多少两样。”

沛君也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叹气的秦益堂……

“他们也还是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

“所以呀，”月生一面回答他，“我说你该将沛兄的事讲给他们，教他们学学他。要不然，真要把你老头儿气死了……”

“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算公用的，应该……应该……”益堂咳得弯下腰去了。

“真是‘人心不同’……”月生说着，便转脸向了沛君。

“那么，令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医生说是疹子。”

“疹子？是呵，现在外面孩子们正闹着疹子。我的同院住着的三个孩子也都出了疹子了。那是毫不要紧的。但你看，你昨天竟急得那么样，叫旁人看了也不能不感动，这真所谓‘兄弟怡怡’⑥。”

“昨天局长到局了没有？”

“还是‘杳如黄鹤’。你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说是应该自己赔。”益堂自言自语地说，“这公债票也真害人，我是一点也莫名其妙。你一沾手就上当。到昨天，到晚上，也还是从堂屋一直打到大门口。老三多两个孩子上学，老五也说他多用了公众的钱，气不过……”

“这真是愈加闹不清了！”月生失望似的说，“所以看见你们弟兄，沛君，我真是‘五体投地’。是的，我敢说，这决不是当面恭维的话。”

沛君不开口，望见听差的送进一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月生也跟过去，就在他手里看着，念道：“‘公民郝上善等呈：东郊倒毙无名男尸一具请飭分局速行拨棺抬埋以资卫生而重公益由’。我来办。你还是早点回去罢，你一定惦记着令弟的病。你们真是‘脊鸟令鸟在原’⑦……”

“不！”他不放手，“我来办。”

月生也就不再去抢着办了。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10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三期。

①打茶围：旧时对去妓院喝茶、胡调一类行为的俗称。

②义庄：以慈善、公益名义供人寄存灵柩的地方。

③“先帝爷，在白帝城”京剧《失街亭》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先帝爷指刘备，他在彝陵战役中被吴国的陆逊战败，死于白帝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

④神堂：供奉祖先牌位或画像的地方，也称神龛，一般设在堂屋的正面。

⑤《Sesame and Lilies》：《芝麻和百合》，英国政论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斯金（J Ruskinn. 1819—1900）的演讲论文集。

⑥“兄弟怡怡”：语见《论语·子路》。怡怡，和气、亲切的样子。

⑦“脊鸟令鸟在原”：语见《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鸟令鸟，原作脊令，据《毛诗正义》，这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中以此比喻兄弟在急难中，也要互相救助。

弟弟，我们牵手护住命运的烛火

• 贺伟江

为了能够实现家庭的大学梦，初中就要毕业的赵新光毅然辍学，外出打工，可当他用自己的汗水和父母一起将姐姐赵新霞送进理想的大学殿堂不久，肾病综合征却悄然侵袭到他的身体。为了能够挽救弟弟的生命，也为了不让大学梦夭折，姐姐赵新霞开始了边学习边打工的漫漫跋涉……

于是，每个笑容锁眉都满是感动。

弟弟用他的牺牲，将大学梦完全寄托在我的身上。

弟弟小我两岁，但他让我沐浴到的却是父兄般厚重的爱。

从小，我们姐弟就相互较着劲学习，我俩心中有着同样的一个梦想——上大学。大学，在父母的一次次叮咛中，成为少年时我们理解中的可以让命运的烛火亮丽起来的天堂。但我们出生长大的大庆市大同区祝三乡群众村太穷了，当农民的父母每年辛苦到头，常常仅能赚到维持温饱的两三千元钱，属于我们的大学梦满是艰辛。

2000年暑假到了，一直住校的我从位于大庆市市区的大同区职高回家，妈妈告诉我，读初三的弟弟今年没有参加期中考试，不想继续上学了。我诧异地看看一旁的弟弟，我不明白，曾经站在一张大大的地图面前指点江山，告诉所有的人，将来要考大学、读研究生、考博士，走遍那密密麻麻的世界地图上的每一座城市的弟弟，怎么会突然不想上学了？

弟弟轻描淡写地说道：“不想读了。”

我了解弟弟，他总是习惯把问题藏在心底，我意识到这其中一定藏有内情，看向父亲，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父亲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出屋去，我又看母亲，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没等说话，眼泪先掉了下来：“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就自己做主不去上学了。后来问老师才知道，学校要140元的试卷钱。你爸爸后来问他为什么回家不说，他说他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供你上学。”

那一年的春天，父亲在搬暖气的时候脚被砸伤，血液感染，住了两个月医院，总算治好了，家里却背负了近万元的债务。我知道，弟弟一定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才选择了不再读书，而要去打工，分担父母压力的。他要忍受怎样割舍梦想的疼痛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洒脱的表象下是怎样的无奈、疼痛和爱啊！

我对弟弟说：“我知道你喜欢读书，就这样放弃太可惜。”

“姐，你能保证考上大学就行，不用担心我。”弟弟说着，仍是一副轻松洒脱的样子。我再没说什么。我知道，当弟弟决定不读书后，父母并没有很坚决地制止，一定也是考虑到这个贫困的家无法担当起两个学生的负担……弟弟用他的牺牲将大学梦完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需要做的，已经不是感恩，不是惭愧，只是努力学习。

2000年9月，弟弟和我一起离开了家，只是，我是去大同区职业高中上学，十七岁

的他去一家冰棍厂打工。已经高三的我，学习更加紧张，但常常在晚自习的时候，弟弟的影子就会跳进我的脑海，他调皮地笑着，问我一些琐碎的事情，这个时候我的泪水常常会洒湿面前的书本……

我不知道第一次离开家去打工的弟弟都遭遇了些什么。等我再一次见到弟弟已经是元旦，弟弟黑了许多，也瘦了许多。见到我回来了，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灿烂。我问他每天都做什么？他说做一些杂活儿，插签、装箱、送货。我追问他，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他顿了顿，说大概十二个小时。我想再问些什么，但弟弟走出了屋子。元旦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破天荒地塞给我200元钱，叮嘱我不要总是吃咸菜，适当地买点儿菜吃，并告诉我，弟弟每个月可以赚到300元，供我读书外还有盈余。我想去接钱，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200元，我不知道这200元钱上滴落着弟弟多少汗水……

知道了弟弟的地址，回到学校后，我开始给弟弟写信。我想倾吐我对弟弟的感恩，但写出来后，竟全成了叮嘱注意安全、多多休息之类……弟弟回信，告诉我不要再给他写信，用写信的时间多看一会儿书，高考就会多一分把握，弟弟在信的最后写了电影《我的兄弟姐妹》中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 / 互不相识 / 有些雪花 / 落到地上就化成水 / 结成冰 / 便再也分不开了……

我的泪悄悄地滑过脸颊。我知道，弟弟是在告诉我，他做的一切都是无须回报的，甚至连感谢都不需要。那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爱，真正的爱。

2001年7月，我被哈尔滨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录取。我将录取通知书给弟弟看，弟弟看着，笑着，转身出了屋，一个小时候，弟弟回来了，手里提着一条鱼。

没多久，一家人就开始为每年那6000元的学费愁了起来。弟弟开始和父母一起去亲属家为我借学费。6000元学费终于借到了，弟弟一直将我送进大学。这是弟弟第一次到哈尔滨，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弟弟很兴奋，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艳羡和渴望，然而却有一丝忧郁。我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能辜负了弟弟！”

大学，我的梦，也是弟弟的梦，但这个梦太多辛酸。

十一假期回家时妈妈告诉我，冰棍厂的活儿没有了，弟弟开始为一家亲戚的小客车卖票，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开始拉客，到晚上九点钟才收车，弟弟每天要在车上十六个小时，收钱找零、开关车门、喊客……我不知道弟弟会有多辛苦，但我知道每次往返学校和家的时候，如果没有座位，那站立的两个多小时常常就已经让我双腿酸疼了……

弟弟的工作没有休息日，他知道我会在这个假期回家，叫人捎回家380元钱，说是他提前借出的一个月薪水，让我带到学校去用。对于十九岁，已经是一名大学生的我，却要小我两岁的弟弟去打工供我读书，我无法心安理得。但内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只有加倍努力，并且不再轻易回家，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一些路费。

2002年的春节越来越近了，一天，弟弟破天荒地打来电话，问我需要买些什么。回到家的时候，弟弟已经在家了。我有些奇怪，春节前后是运输的黄金阶段，弟弟怎么会在家里呢？母亲告诉我，弟弟的腿有些肿，回家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我看了看弟弟的腿，虚肿得很明显。我担心地问弟弟：“疼不疼？”弟弟笑着摇头：“就是肿，没什么事的。可能是站的吧，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弟弟越是说得轻松，我心里越发慌。以弟弟的性格和坚强，如果

不是很严重，他是决不会舍得休息的。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弟弟的腿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2002年的五一假日终于到了，虽然刚刚离开家两个月，但思念和牵挂已经让我迫不及待，我匆匆赶回家。弟弟没有去打工，待在家里，尽管天气已经转暖，但弟弟却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一脸倦态。

原来，春节后弟弟去了一家冷冻厂打工，但只干了三天，双腿肿得更严重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肿裂了，说话都变得很吃力了，他不得不回了家。假期结束，我返回学校不久，弟弟到哈尔滨进行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肾病综合症，发展下去将成为尿毒症。

尿毒症！一个无异于死亡的词！牵挂的日子变得更加煎熬和痛苦。终于到了暑假，我赶回家。弟弟的身体更虚弱了。他的生命已经宛如一粒可悲的种子，干枯看，萎缩着。太阳的光芒，月亮的清辉，屋檐下懒散猫，秋天菊花游离的香气，冬天蓬松了羽毛的麻雀……我和弟弟一起曾经的生命细节，似乎将要剩下我一个人去回忆，恐惧和忐忑疯狂地撕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话语可以安慰弟弟，只是悄悄地落泪。几个难眠之夜后，我翻找来高中课本，鼓励弟弟学习：“趁着这段时间，把学习捡起来吧！等病好了，好去参加成人高考。”弟弟接过课本，抚摩了良久，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弟弟的读书梦会不会只是一个幻想。但这个梦想成为弟弟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弟弟的精神稍稍好了一些，常常捧起书来看。

家中终于筹借到了一万元钱。父亲叫来我：“这些钱要给你弟弟到南京看病，你开学后的学费就没有了，你和学校说说……”

我点头，一旁的弟弟却说道：“还是先给我姐姐拿去交学费吧！我这病拖一拖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你先去看病，我可以向学校说明情况，看能不能减免，或者申请学生贷款……”我激动的情绪似乎起了作用，弟弟听了我的话后，没有再说话。

弟弟终于在叔叔的陪伴下踏上前往南京的看病之旅。送走弟弟，从车站往家走的时候，夜雾已经在北方的上空降临，远方的群众村陷入一片宁静的暮色里。苦难，慢慢熨平我心底一个个浮躁的扭曲和褶皱，使我举止安然，但此时，弟弟生命的濒危却让我心慌意乱，我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无助，我能做的似乎只能是祈祷，祈祷着南京能够再次发生那个天降花雨的传说，降下一只神奇的大手，将弟弟身体内的病毒剔除得一干二净。

月亮照不到，弟弟，我们的梦里还有太阳。

重新回到学校的我，找到院长说明了家中的情况，院长表示他需要和校委会商讨。而我却需要继续上学，需要钱。周末，我到秋林公司前举着做家教的牌子，寻找家教来做。很快，我找到了一份辅导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数学和英语的家教，每个周六和周日各两小时，每小时10元钱。每个月160元钱，连维持我的日常学习和生活都捉襟见肘，想要攒足学费几乎成为天方夜谭。通过同学的帮忙，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份护理病人的活儿。每天晚七点到早七点，每天20元钱。

我护理的是一个患脑血栓的老人，老人半边身体已经瘫痪，吃饭喝水、大小便等都需要有人帮忙，甚至连翻身都需要有人帮助。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我做得细致而又耐心，

病人家属都很满意。我也很满意能够有这样一份工作可以让我多赚一些钱。但我只做了不到一个星期，老人就病逝了。

老人去的时候，我正趴在她的床边睡着，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习惯性地醒来，想问问她是不是需要喝水。可我却发现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急忙找来医生后，我僵怔在走廊里。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许久不能平静下来。我不由得想到了病中的弟弟，恐惧更重地撕扯起我。

我护理的第二位病人也是一位脑血栓患者，老人整日地昏睡，这让我少了许多劳累，但连续的睡眠不足和休息不好，让我的腿快速地肿胀起来，我终于在一次从医院赶往学校去上课的路上摔倒了。我不得不辞掉了这份护理工作。

我有些怨恨自己，怨恨自己没有弟弟坚强。

一次做完家教后，我走回学校。虽然刚刚初秋，哈尔滨夜晚的街头已是凉意四起。宽阔的大街像往常一样车水马龙，灯光如柱。看着新开的商场门口人们拥进拥出，面对那些散发着与我弟弟一样青春的面容，我内心深处疼痛突然生成，似乎往里扔进什么都没有作用。我就痴痴地问着茫茫夜空：世间那么多的幸运之花，会不会有一朵能为我的弟弟盛开呢？

一万元钱用光后，弟弟不得不从南京回到家中，病虽然没有完全治愈，但病情总算稳定下来。他打电话给我，声音里满是阳光：“姐姐，我的病好多了，养一养就可以打工去了，你可以安心学习了……”

傻弟弟啊，我已经不止一次查询过了，这种病需要长期的治疗和休养才可能真正好起来。面对弟弟的谎言和安慰，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满心温暖。原来，所有的苦痛都可以淡化在深沉的亲情中。

2002年11月8日，我收到了弟弟写来的信，弟弟在信中告诉我，家里那二十一亩地的收成今年还不错，等将粮食都卖掉，估计能赚近3000元，父母对这样的收成都很满意，他的病也有了起色。也正是这个时候，学工办老师送给我一份奖学金申请表格，尽管即便能够申请下来奖学金，和每年的学费比起来仍要相差很多，但我已经满心感恩了。毕竟，压力和困难在一点点减退，希望在一点点呈现……

信中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对弟弟述说，但在给弟弟的回信中，我却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最好的：“弟弟，我不能帮你什么。但我相信，战胜病魔需要药物，更需要精神的挺直。你一定要做一个自信的人。让我们握起手来，一起护住命运的烛火，让任何的风雨都无法熄灭它……”

苦难如同雾霭，总要随阳光渐起而散尽。

二姐的嫁妆

• 佚名

今年7月，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并顺利考上了研究所。

毕业典礼那天，我坐在轮椅上紧拥着二姐，痛哭了一场。

二十六岁了，而姐姐，她为我耗去了近二十年的生命。自从七岁那年患病，不便于行走以来，二姐的双肩就从没有轻过；在我因被邻居小孩嘲笑而伤心得大哭时，二姐流着泪对我说：“弟，别哭！以后姐的脚就是你的脚！”

从此，二姐的肩上有我，风雨无阻的二十年，二姐背我上学、放学、看病，去任何我使性子想去的地方。对于我这样的娇纵，二姐从无抱怨，只切切地叮咛我：“弟，你要努力，要活得比别人坚强——”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二姐对着来提亲的人说：“要娶我可以，小弟就是我的嫁妆！”

我痛哭了一整晚，也立下了誓言，要好好努力，绝不再成为二姐的负担。

如今，二姐伴着我走过了这半生的风风雨雨，也该是我回馈的时候了。

献上我的毕业花束，愿往后，二姐能拥有幸福，并愿上苍能赐予一个真正懂得珍惜她的丈夫——

谢谢你，二姐。

姐姐，我在你的梦里唱支歌

• 黄东风

姐姐，时钟已经在夜的深处敲了十二下，停下你手中织毛衣的针吧，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你，离开我们艰辛相伴的家，坐上北去的列车，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城市里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你手里的毛衣没织好也没关系，那儿的天气虽冷，但有姐姐一颗温暖的心相伴，我的身边无时无处不是春天。

但我不能去阻止你。我怎么能去阻止你心中对弟弟的这份爱呢？在你那母亲一样的关爱下，我终于艰难地但却如愿以偿地圆了这个大学梦。这是我的梦，是我们全家人的梦，但更是你的梦。

那一年你才二十岁，你在高中的学习成绩是那么的好，人人都说你一定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那时我上初中，我的许多功课都是跟你学的，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学习好棒好棒的姐姐，而我也确实实地为你感到自豪和骄傲。

那时的你惟一的梦想就是上大学，这是你二十岁人生中惟一的花朵。可是，现实生活却残酷地将这个梦击碎了。那年冬天，父亲被长期的肺病夺去了生命，体弱的母亲也被打击得一病不起，撑起我们家脊梁的柱子倒了，我们姐弟俩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遮挡风雨的屋檐，

那时的我们就像是两只无家可归的鸟儿那样可怜。

从学校回到家，锅是冷的，水是凉的，四壁是空的，惟一能让我们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是躺在床上的母亲。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急，可是我们却没有钱，母亲的生命随时面临着危险，我每时每刻都可能辍学。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你，你在县城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你把所有在学校的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把所有上课之外的时间都用在挣钱上。你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家教，涮过盘子，当过饭店服务员，甚至还到建筑工地像男人们一样干起搬砖推灰的小工，凡是县里能挣到钱的活儿你几乎全干了。用你的汗水润泽了我在学校的每一个日子，用你的血水维持住了母亲的生命，就这样，我们在你的艰辛中一直把日子维持到第二年的七月。

你终于走进了考场，用你的智慧和才学书写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你以全县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大学。而这时，母亲却永远地远离了我们，母亲没有能够分享到我们全家的这份快乐，就在你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急急返家的途中，她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远去，使我们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消失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辛、无比残酷的道路。你可以上大学，而我呢？继续上学，没有钱，不上学，又没有能力去种好那几亩地，延续生命的惟一的路就是沦为乞儿。

那一天，我们姐弟俩抱头痛哭了很久。秋天的天气也好像跟我们一起悲伤，雨也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心中的秋天更是凄惨。农村的秋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可我们姐弟俩的心却被一把无形的刀一下一下地割着。

后来，姐姐你不哭了，你的神情绝望而坚定，让我看了感到既安全又恐惧。你从包好的手绢里拿出那张你奋斗十几年才得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说：“弟弟，这大学姐姐不上了，没有了爸妈，咱姐俩一样能坚强地活下去。”

话，你说得一字一顿的，让我听了感觉有一种极大的力量在促使我们活下去。你的手一下一下地撕着，每撕一下，你的泪水就掉一行，我拼命地阻止，拼命地叫喊，但我怎么也掰不开那双坚强的手，直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你的手中变成一堆无法黏合的碎片儿，我们姐弟俩已哭得像两个泪人儿。

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几乎永远离开我的课桌前，而姐姐你却永远地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咱家的那几亩责任田里。开学那天，我从姐姐手中接过给我攒的五十块钱时，我看到你眼中没有泪水，有的只是无限的希望。“弟弟，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替姐姐争气，替爸妈争气，你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听懂了你的话，我发誓般地重复着你的话：“替姐姐争气，一定要考上大学。”

在姐姐血汗的滋养下，我上完了初中又上高中。在学校，吃什么我从未敢奢望，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但每个学期我都要向姐姐捧回两张奖状，我知道，这是姐姐所最希望的。

那时我也想出去打工，想替姐姐在经济上减轻一点儿负担，可你却不让。姐姐知道打工的艰辛。你说：“我不要你打工，我只要你考上大学。”

听着姐姐的话，我又感受到了姐姐在失去了爸妈后为了我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我仿佛又看到了姐姐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幕情景。我咬着牙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艰苦我那每一个求学的日子。

终于，我没有辜负姐姐的希望，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领取了那所万人瞩目的军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领回通知书时已是下午，为了能让姐姐尽快看到这一切，让姐姐分享到这份欢乐，我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的路连夜赶回了家。

昏暗的灯光下，姐姐一手握着我那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一手揽着我大声地哭起来，哭声撕心裂肝，把全村的人都惊醒了。许多人都来了，看到这一切，都和我们哭在一起。

姐姐明显地老了，从面庞上根本看不出你才二十六岁的年龄，艰苦的农田劳作使你又黑又瘦的脸上失去了昔日少女的白皙和丰满，双手变得又粗又大，糙裂得像松树皮。当你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我在这种母性的触摸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颤。我也哭了，为我，为姐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家。

后来，还是姐姐先止住了哭声。

这时，天亮了。

姐姐打了一盆水放在我的面前，“弟弟，别哭了，你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是咱家最高兴的事儿，你把泪洗干净先睡一会儿，我去赶集去，咱们要好好庆贺庆贺。”

那天，姐姐杀掉了家里那只惟一的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我们桌上的饭菜丰盛极了，这是我有生一来在我们这个家里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饭菜。吃饭时，姐姐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一直堆了老高老高，我的泪水也一串一串……

姐姐，天亮了，你却睡去了，那织了一多半的毛衣停在你粗糙的手上。姐姐，你睡吧，这些年为了我，你太累了，也太乏了。

姐姐，我要走了，我不要你为我送行。有你的爱在我心中，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感到孤单，也不会感到脆弱。姐姐，我走了，你放心地睡吧，你的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现在，让我为你轻声唱支歌儿吧，相信你在梦中一定能够听得到……

兄 弟

• 缪崇群

从沙滩散步归来，天已经朦胧得快要黑了。弯着腰走上石坡时，迎面遇见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正在向下走，好像要去江边找谁有什么事。

他的身子本来不高，那个细长的被包裹着的婴儿，差不多已经拖过了他的小腿，将近拖到地面，使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

他们头并齐着，两张小脸紧偎着，小嘴对小嘴。这无限的无名的亲爱的情态，突然感动了我，使我停了脚步回转头望着他，想用我微湿的眼光去护送他，用我的微弱的心灵去拥抱他，连他怀里所拥抱着的那个婴儿。这幼小者的影子，似乎没有移动多久，怅望了江边一刻，又转身回来了。

我正希望他们回来呢，我在等候着他们。

“他是你的小弟弟？”当我和他并肩走着的时候，我问了。

“是的。”

“他还在吃奶么？”

“……”他不懂我的话，不能回答。

“他还吃‘蜜蜜’不？”改说四川方言之后，他明白了，连忙接下去：

“吃的。没有‘蜜蜜’吃，只能喂他米羹羹。”

我们对话的时候，那个婴儿的一双大眼睛也圆睁睁地注视着我，好像他已经解事了，但他却没有声气可以说出他的苦处和不幸来。

这短短的回答，立刻使我懊悔它是多余的。看着他们这样瘦小，这样微弱，难道我还不认识他们定然是一个贫困人家的孩子吗？贫困使他们微弱，使他们瘦小，使他们轻若飞尘，贱如泥淖；使他们生存在世界上，也如同一些幽灵的影子，是仅仅摇晃着移离着的影子……

然而，这没有饱饭吃的小小的孩子，和这个甚至于没有米汤可以代乳喂的更小的生命，他们却有着力量紧紧抱在一起。小小脸嘴亲亲偎在一起，他们的灵魂并不缺什么东西，甚至于比我们大人先生流露着更多的、更纯真的爱。

我想把他们都抱在我自己的怀里，又举起他们；我愿意做贫困的人们的兄弟。

我的姐姐

• 闻道死

我的姐姐明天就要四十岁了。

明天，是的，明天。

为了我和哥哥的明天，姐姐做了巨大的牺牲，牺牲了自己的明天。

当时，我家里很穷很穷，穷得丁当响。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那时候，跟我家走动的亲戚，都穷；家景好的，不但不跟我家好，还在旁边袖手看我家的笑话，有时甚至落井下石。

记得那天，姐姐就要初中考高中了。

姐姐说：“明天我不考了。”

妈妈问：“为什么？”

姐姐说：“我考上了，咱们家有钱供吗？”

妈妈说：“你考上了，妈妈肯定供你。”

“那弟弟呢？”姐姐问。

妈妈沉默了。

在家里，我姐姐是老大，学习最好，哪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我哥哥是老二，成绩也不错，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考上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我最小，那时还没上学呢，不过说起来，我是家里学习最差的，勉强考上了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第二天，妈妈对姐姐说：“你先考试去吧，考完再说。”

“嗯。”姐姐答应着，出去了。

实际上，姐姐只是走到半道，没有参加考试。我猜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偷偷地哭泣。

姐姐说：“我家穷，说啥也要供两个弟弟出去，不能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穷，受气。”

姐姐的勤劳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干起活来，像个拼命三郎。所以，尽管我姐姐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当我姐姐到了嫁人的年龄的时候，来提亲的不少。

我爸爸那时在外面上班，好像是支援“三线”什么的，除了开销，挣的钱还不够我们上学。姐姐不上学了，暂时缓解了家里的压力，而且家里还多了一个劳动力，可以挣工分，家里才勉强可以供我哥和我上学了。但还时时遇到困难，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

有一次，哥哥不到星期六就回家了，那时，我们上初中和高中都离家里远，吃住都在学校，一般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

妈妈问他：“回来干什么？”

哥哥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我明天就跟姐姐一起干活。”

妈妈问：“为什么？”

原来哥哥因为到时间没交上粮食，学校已经暂停了他的伙食，哥哥在学校已经没饭吃了。妈妈就到外面到处求援，后来总算从我姨家借来一些粮食，渡过了这一关。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咬咬牙，就过去了。

当我大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每到暑假，我和哥哥，有时是姐姐，还赶墟，也就是赶集。我们那里逢一、四、七赶集，基本上是三天赶一次集。我家里没什么卖的，就做不要本钱的买卖——卖水。赶集的，一上午了，总有人要喝水。于是，通常是我哥哥，有时也有姐姐，挑一担水，到集上，要是哥哥，就躲起来，他毕竟大，好面子，怕同学看见；要是姐姐，她有忙不完的事情，把水桶一放，就干其他的去了。我就在那里叫卖，拿两个杯子，等人来喝，价钱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一分钱管够，要不就是两分钱。

这样一下来，一上午也能够卖个几毛钱，一个暑假，也可以卖个几块钱，到后来，我还扩大规模，卖起了冰棍，用纸箱子，里面放个棉被，把冰棍包起来，这样冰棍化得慢。

穷啊。

姐姐一天拼命干活。平时出工，顶一个壮劳力。农闲时就到山上“捞柴”。家里生火做饭什么的，一般都是姐姐上山“捞”的树叶、干树枝、松球什么的。到后来我家搬家的时候，我家的“柴”还堆得跟山似的，估计再烧一两年都没有问题。

我家的面积也就十来平米，反正也没什么家具，我们都小的时候还行，一家五口挤在一张床上，还没什么问题。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一张床根本就挤不下了。那时，都已经“承包到户”好几年了，我爸爸也不支援“三线”，回来了。刚好队里分宅基地，爸爸说，我家里也盖房子吧。那时家里不仅没有余钱，反而还有200多元的外债。

所以，所有的活都只能自己干。到小溪里捞沙子，到三四里远的山上挑石头，和泥、打砖坯、烧红砖，都自己干。妈妈就因为捞沙子长时间泡在冰凉的水里，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毛病。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和哥哥还在上学，到后来，基建工作基本上是我爸和我姐的事了。

一天，天黑了，突然变天，电闪雷鸣。我家的砖坯还没盖上呢，要不及时盖上，一场雨